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竺清泰

繹史卷二十五

靈璧縣知縣馬驌撰

成康繼治

新書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

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

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為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

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

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内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

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新書所載當在鬻子書而今本無之蓋闕亡矣賈傳去古猶近應及見全書也

說苑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尹逸即史逸亦曰史佚漢書墨家

尹佚二篇

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

示我顯德行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詩序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思文

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詩序思文后稷配天也○韋昭云納夏一名渠呂叔玉曰渠思文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我錢鎛奄觀銍

艾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畆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

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詩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曰序誤此戒農官之詩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朱子曰序誤此亦戒農官之詩　豐年秋冬報也○朱子曰序誤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朱子曰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意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

良耜即所謂豳頌者

史記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周官見前卷 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正義曰言成王作頌悲文王戰戰恐懼推己戒勵為治是善守善終也

呂氏春秋成王立殷人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

詩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詩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

前王不忘。詩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朱子曰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詩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朱子曰此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詩序執競祀武王也○朱子曰此昭王以後之詩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詩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詩序潛季

冬薦魚春薦鮪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詩序雝禘大祖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詩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

敖胡考之休詩序絲衣繹賔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朱子曰此亦祭而飲酒之詩序誤高子尤誤按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時周公所作故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皆曲為之說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朱子論之詳矣

史記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其篇亡

說苑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

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貢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黄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韓詩外傳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譯曰吾受命國之黄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兹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琴操越甞操周公所作也周公輔成王越甞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周公乃援琴而歌之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也乃文王之德也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新語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

古今注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朞年而後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藏之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

宋符瑞志越裳周公時來獻白雉象牙

論衡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說文鸑亦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氐羌獻鸑鳥尚書中候周公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鸑鳥見

述異記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牛

周書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奕陰羽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挺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

皆南面綂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為諸侯之有疾
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為
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
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菉幣焉綂有繁
露内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
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
方千里之外為比服方千里之内為要服三千里之内
為荒服是皆朝於内者堂後東北為赤奕焉浴盆在其

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皃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玄畝宗馬十二王玄繚碧基十二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弈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歡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

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
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
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麒皆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
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口姑妹珍且歐文蜃若人
玄貝海陽大蠏自深桂會稽以鼂皆西嚮正北方義渠
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以尊耳尊耳
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以閭闆以
隃冠渠叟以䶂犬䶂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

星施星施者珥旄十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麟麟者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挾信歸有德丘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閵采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都郭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

皆東鄉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
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模不屠何青熊
東胡黃羆山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
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
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戎狡犬狡犬者
巨身四尺果皆北鄉權扶三目白州北閭北閭者其華
若干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管路人大竹長沙
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

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西旅貢獒而太保進誠成周王會乃如此斥大哉逸周書失實居然可知

拾遺記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嘗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歷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也　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燿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冲飛而去　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蛇洲蜂岑經塗十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

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師鬚皆白及還至燃丘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崙之玄木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此等迂誕之甚

史記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

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詩序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韓詩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鄭譜云文王時詩閔其失兄弟相承之道此曲說也按國語周公所作左傳召穆公作韓詩作夫移文異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

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黄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詩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

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曰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

雝雝萬福攸同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

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詩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朱子說四詩皆燕樂諸侯賓客之詩蓼蕭菁莪序非　薛君章句夫飲酒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顔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

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
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
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
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
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
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

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禄君子萬年
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禄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
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
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鳧鷖在潨公尸
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飲福禄來崇鳧
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鳬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假樂嘉成王也○朱子説行葦疑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既醉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鳬鷖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假樂疑即公尸之所以

答梟鷙者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
序皆失之
君子民之父母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
君子民之攸歸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
君子民之攸塈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
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
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
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

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詩序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朱子曰疑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

書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懐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

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

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書序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或言君陳周公子

史記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成王在位三十七年

書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兹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大小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兹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

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

輅在賔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賔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賔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

邦率循大卞爕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賔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

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告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書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史記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春秋命歷序成康之隆醴泉湧出　詩說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　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書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

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

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書序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紀年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後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宫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韓詩薛君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夫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漢書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曰此魯詩也韓詩序云關雎刺時也史記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揚子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按關雎正風之首篇韓詩以為刺時之作魯詩以為在康王之世自毛詩後出定為文王之詩而諸家之說始廢矣

史記康王卒子昭王瑕立。康王在位二十六年

成王之初立蓋以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史

佚為少師賈誼書所記是也既而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書序所稱是也周公攝位恐王德之不正抗世子法於伯禽俾王覲而習焉遭流言之變猶陳王業述豳風又作文王大明緜諸詩述先王之德進無逸之書以警戒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之篇故成王盛德由天資之善而大臣夾輔之功尤多也四國既平營洛定鼎制作明備禮樂興而頌聲作周公云没遵成法而施之晏如也故史稱太平封禪周德之洽維成

王及成王崩召公畢公皆四世者老受顧命以輔新君觀末命弘濟之訓鞠子恤若之言父子同一心也成王有以正其終康王有以正其始大紀曰康王恭敬神人四夷賓服民尚禮義是時殷民胥化命畢公保釐東都猶兢兢安危之慮是以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於戲美哉

繹史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二十六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穆王命官訓刑 巡遊并載

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紀年昭王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於紫微荆人卑辭致于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將抵于漢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　楚辭注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于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此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逆迎之乎

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 呂氏春秋

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此以船解為梁敗又辛餘靡以振王得侯是昭王不死矣所聞駮異

刀劒録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劒各投五嶽銘曰鎮嶽尚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尚書中侯昭王之時鼔鐘之詩所為作

史記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紀年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南鄭○晉書云非穆王壽百歲也　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䍐申誡太僕國之政作䍐命復寧

書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

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書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

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

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呂氏曰君牙冏命穆王初年之書也大紀係之三年若史記則冏命是其初即位之年矣金仁山曰君牙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中年自克之書也呂刑晚年之書也

史記惡來弟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繆

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

紀年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
述異記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為龍駒
拾遺記穆王廵行天下馭黄金碧玉之車傍雲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一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生肉翅遞而駕馬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徧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八駿之名與穆傳異不知子年

何
據
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
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
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
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
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
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
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

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

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

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

畀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閒可盡模
哉王大說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
乘右服䯄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㵒主車則造
父為御𧗿𧗿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輪左驂
盜驪而右山子栢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
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
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
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别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黄帝之宫

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徳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前編曰列子多寓言而穆天子傳又多附會難信今以其未有自悔之辭姑存之

穆天子傳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絶漳水庚辰至于□觴天子于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

不舍至于鈃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於是得絶鈃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二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絶隃之關隥已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河宗之子孫鄘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以觀□

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澤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先白□天子使鄒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帗帶搢曶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具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陳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旹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珤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珤賜語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已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曰天子之珤玉果璿珠燭銀黄金之膏天子之珤萬金□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鹿人之珤十金天子之弓

射人步劒牛馬犀□器千金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伯夭曰征鳥使翼曰□烏鳶鸛雞飛八百里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卭卭距虛走百里麋□二十里曰伯夭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以極西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用伸□八駿之乘以飲于枝洔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

輪山子渠黄華騮緑耳狗重工徹止𦤎猳□黄南□來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𠩄芍及曰天子是與出□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珤富官人執事故天有旹民□氏響曰何謀於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頓首博物志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伯夭曰□封膜晝于河水之陽以為殷人

主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㕡□之人居慮獻酒百□于天子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爰有鵛鳥之山天子三日舍于鵛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黄帝之宫而豐□隆之葬以詔後世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昆侖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爰有萑葦莞蒲茅萯蒹葽乃獻白玉□隻□角之一□三可以

□沐乃進食□酒十□姑劓九□亓味中糜胃而滑因
獻食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昆侖以守黄帝之宫南
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寳天子乃□之人□吾黄金之
環三五珠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天
子又與之黄牛二六以三十□人于昆侖丘季夏丁卯
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
高山也孳木□華畏雪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曰舂
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

所謂縣圃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麕小頭大鼻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為銘迹於春山之上以詔後世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上封其元子

吳太伯于東吳詒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丌壁臣長季綽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以為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口其墨乘四黃金四十鎰貝帶五千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曰口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口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為嬖人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巳卯天子北征

趙行□舍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逄固受之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黄金之鹿銀□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容□氏之所守曰

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而無鳥獸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於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伯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黄金之罌三六朱三百裹潛時乃膜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

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温歸乃膜拜而受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鶌韓氏爰有樂野温和稌麥之所草犬馬牛羊之所昌寶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已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鶌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牞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稌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黄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

𤅩□雕官無凫上下乃膜拜而受庚戌天子西征至于
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
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癸丑乃遂西征丙辰
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
丁巳天子西征巳未宿于黄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
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
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
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之山還歸丌口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丁未天子飲于温

山口考鳥巳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口其羽爰有二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口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乃奏廣樂口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絶羣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口收皮效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巳亥天子東歸六師口起庚子至于口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

□之山智氏之所處□智□往天子于戊□之山勞用
白騣二疋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乃獻食馬四百牛
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遊于㶕子之澤智氏之夫獻
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璅采黄金之罌二九貝帶
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
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
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閼氏胡氏之所保天子乃
遂東征南絶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七萃

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䭫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蔓柏曰曷余之人命懷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黄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飦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黄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之紀年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憩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　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拾遺記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

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瑶膏之燭徧於宫内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明逺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歴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又進洞淵紅蘤嶸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咊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重䍜氏之西疆丁亥天子升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䍜氏黑水之阿爰

有野麥爰有荅堇西膜之所謂木禾重䍃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重䍃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瑤琅玕玲瓏𤫕瓀玗琪徼尾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孟秋癸巳天子命重䍃氏共食天子之屬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䍃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重䍃之人鯀䲧乃賜之黄金之罌二九銀烏一隻貝帶五十朱七百裹笥箭桂薑百崮絲總雕官鯀䲧乃膜拜

而受乙丑天子東征觴鼠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隻
天子使栢夭受之栢夭曰重𨛋氏之先三苗氏之□處
以黄木𨛋銀采□乃膜拜而受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
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
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
曰□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壬寅天子飲于
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
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豪馬豪牛尨狗豪

羊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黄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歯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䮤騮而左緑耳右驂赤蘎而左白俄天子主車造父為御𦊆𦊆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之人𩣡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甲戌巨蒐之𩣡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

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膜稷三十車天子使栢
天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㑮鋁𤰶鈀珌佩百隻琅玕
四十𪗋𨒊十篋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𨁃采
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崮𥗬奴乃
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乃遂絕𨆪晉之
谷已至于𧹐璃河之水北阿爰有䑕溲之□河伯之孫
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天子嘉之賜以
佩玉一隻栢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栢夭送天子

至于鄘人鄘伯絮觴天子于滲澤之上𫑡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五日休于滲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栢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栢夭再拜稽首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隥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丙寅天子至于釿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

邉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絶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

西南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
于赤烏氏舂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舂山
以北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
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
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㑁
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
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乙酉天子□
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羝之隊

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隥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于纍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紀年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　歸藏昔穆王天子筮西征不吉曰龍降於天而道里修遠飛而沖天蒼其羽　詩傳祈招□□□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作祈招○逸詩辭見左傳作祈招）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

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内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内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

目不能視廢其臂則足不能步穆王始說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穆天子傳竇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留昆歸玉百枚陖翟致賂良馬百駟歸畢之寶以詰其成陖子曷胡□東壯見許男于洧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兹羔用玉

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玉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飲毋有禮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乃用宴樂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于大沼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卒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東至于房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

□之藪南北五十二十虞東虞曰兎臺西虞曰櫟丘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十虞所□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甲寅天子作居范宫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天子命桑虞出□桑者用禁𣼟人仲夏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𢡟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𦮼乃紹宴樂丁酉天子作臺以為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季夏庚□休于范宫仲秋丁巳天

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來虞人次御孟冬鳥至王臣□弋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藋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戊戌天子西遊射于中□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為百姓材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與并公博三日而決辛丑塞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遠方□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扐乃載之神人□之能數

也乃左右望之天子樂之命為□而時□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猶□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䭬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蠹書于羽林季秋□乃宿于防畢人告戎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悆如畢討戎霍侯舊告薨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

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䵷丘□獻酒于天子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為黃蛇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為鼓則神且鳴則利于戎以為琴則利□于黃澤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廢□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啟之所居乃□于啟室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

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飲逄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綈紵三十篋逄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有陰雨夢神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黄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我徂黄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鴼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

皇萬民□登乃宿于黄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南宿于丹黄戊寅天子西升于陽□過于靈□井公博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為之石主而□實軨乃次于洹水之陽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古文周書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蹶於乘傷帝左股○文選注引

博物志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

以為異覆煖之遂蜅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宫中聞之乃更録取長而仁智襲徐君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黄龍也偃王令葬之徐界中今見狗壟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閒得朱弓矢以巳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多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

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荀子徐偃

王之狀目可瞻馬　尸子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

徐偃王好怪使人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

獸多列於庭○

山海經注引

後漢書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

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

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

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

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

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楚文王誤

說苑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

有備乎○說苑後漢書作楚文王淮南子又作楚莊王皆在春秋時去周穆王遠矣史記伐徐事不載於周本紀而見於秦趙之篇豈亦闕疑之義與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

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龢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賔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賔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

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
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
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
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
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
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
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
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

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

穆天子傳之虛皇帝之閟乃□先王九觀以詔後世已

巳天子□征舍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於是白鹿一牾乘逸出走天子乘渠黄之乘□焉天子丘之是曰五鹿官人之□是丘□其皮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飲于草中大奏廣樂是曰樂人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壁之臺戊寅天子東狃于澤中逢寒疾天子舍于澤中盛

姬告病天子憐之□澤曰寒氏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輲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是曰哀次天子乃殯盛姬于轂丘之廟□壬寅天子命哭啟為主祭父賓𨛜天子王女叔㛗為主天子□賓之命終𨛜禮於是殤祀而哭内史執策官人□丌職曾祝敷筵席設几盛饋具肺鹽羹胾脯棗醢醢魚腊糗韭百物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器曾祝祭食進肺鹽祭酒乃獻𨛜主伊扈伊扈拜受□

祭女又獻女主叔姓叔姓拜受祭□祝報祭觴大師乃哭即位畢哭內史□策而哭曾祝捧饋而哭御者□祈而哭抗者觴夕而哭佐者承斗而哭佐者衣衾佩□而哭樂□人陳琴瑟二竽籥筱筦而哭百□衆官人各□其職事以哭曰士女錯踊九□乃終喪主伊扈哭出造舍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且徹饋及壺觴俎豆衆宮人各□其職皆哭而出井利□事後出而收癸卯大哭殤祀而載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天

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亦不拜後于諸侯
河濟之閒共事韋穀黃城三邦之事輦喪七萃之士抗
者即車曾祝先喪大匠御棺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鼓鐘
以葬龍旗以□鳥以建鼓獸以建鐘龍以建旗曰喪之
先後及哭踴者之閒畢有鐘旗一百物喪器井利典之
列于喪行靡有不備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擊鐘以
止哭彌旗以節之曰□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
即位周室父兄子孫倍之諸侯屬子王吏倍之外官王

屬七萃之士倍之姬姓子弟倍之執職之人倍之百官衆人倍之哭者七倍之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女主即位嬖人羣女倍之王臣姬姓之女倍之宮官人倍之宮賢庶妾倍之哭者五倍踊者次從天子命𡨋一里而擊鐘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曾祝哭于𡨋七萃之士哭于𡨋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曰𡨋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壁之臺乃休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𡨋車是曰囧車曰殤祀之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

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廟門以迎邢侯再拜勞之侯不答拜邢侯謁哭于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賔侯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踊三而止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天子還返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曰天子出憲

以戓遂賵癸丑大哭而□甲寅殤祀大哭而行㐫五舍
于大次曰㐫三日于大次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
備壬戌葬史録繇鼓鐘以赤下棺七萃之士□士女踖
踊九□㐫下昧爽天子使嬖人贈用文錦明衣九領㐫
宗伊扈贈用變裳女主叔㛫贈用茵組百嬖人官師畢
贈井利乃藏報哭于大次祥祠□祝㐫罷哭辭于遠人
為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丘人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
子東征舍于五鹿叔㛫思哭是曰女㛫之丘丁卯天子

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祀畢哭終喪于䣙氏己卯天子西濟于河䣙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而降休于兩柏之下天子永念

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于

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

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之乃又流涕是日輟己未

乙酉天子西絶鈃隥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盬己丑天子

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乃宿于虞庚申天子南征吉日

辛卯天子入于南鄭。此篇一别名盛姬録　汲冢師春周穆王姜后孕越姬嬖竊而育

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釁血王發書而卜之兆曰蜉蝣

之羽飛集于戸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而復其

所王問諸史豹曰蟲飛集戸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

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闗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

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
其情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將寘爾大戮及王
子于治　述異記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
笛其雨遂止　抱朴子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
為鶴小人為沙為蟲　紀年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
東至于九江駕黿鼉以為梁遂伐越至于紆荊人來貢
周書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
作祭公王若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
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
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
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勗宅

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
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於四方用應受
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
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
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
周國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大勲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
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

般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寛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

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嗚呼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

祀無絶不我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黨言　穆王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寤作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専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㪚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

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閒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閒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

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曰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强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孫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

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
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之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畀
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伐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
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
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據疑者
死昔有林氏上衛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僞義
弗尅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
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

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内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禄輕比已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禄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刑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尅業刑用國外國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

叛之阪泉以亡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强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說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

者有洛氏宫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用前編校本

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遵王政作職方

○即周官職方氏穆王録以時省也文不復載

書惟吕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

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廸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

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

貎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

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已下附共王滅密

國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備物終

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帝王世紀共王能庇昭穆之闕故春秋稱之

周道微缺自昭王始魯人弑君而不能討王綱為不振矣南征不復諱而不告荆楚為患亦由此起穆王懲其禍敗閔文武之道缺求賢自輔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史以為初政也國既復寧海内晏安王其有侈心乎乃用造父為御駕八駿以佚遊向所謂慎簡僕從無昵憸人者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顧世所傳穆王事多夸誕過

實列子之寓言穆傳之附會固不足信史稱造父御
王廵狩見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馳千里馬攻破之豈
王之貳車遂足以制勝抑六師之衆咸有此捷足哉
史不錄於周本紀亦不過雜采異說以傳疑左氏述
楚子革之言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
是以獲沒於祇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欲

者未然之謀也將者未然之事也抑或穆王西征犬戎祭公諫而不聽更欲遠遊聞祈招之詩而遂止故前編以冏命為穆王中年改悔之書當在祭公進詩後也及其暮年作贖刑以詰四方雖因世變更法制而哀矜惻怛猶有三代遺風焉孔子於成康之後特存穆王之三書蓋有取乎穆王也其始能因亂警惕其中能遷善改過其終能敬慎祥刑雖非全德抑亦有周之令主乎

繹史卷二十六